

欽定重修兩浙鹽法志

欽定重修兩浙鹽法志卷二十八

藝文二

疏

酌議天賜場事宜疏

明楊鶴

該前巡鹽御史張惟任案行蘇松道將復置天賜場場  
官更始事宜從長酌議立法清查要見何地應歸竈戶  
辦課何地應歸民籍輸糧其立團聚煎之法稽煎徵課  
之規務使民竈相安可垂永久逐一覆議妥當開列條  
款具由一并呈報轉行蘇州府總巡同知郭堯濂前詣

崇明縣會勘去後隨據該縣知縣袁夢鼇勘議具由通詳前巡鹽御史批蘇松道并勘詳奪去後該臣受事地方前案未結民竈紛紛訐告迄無寧日臣檄下道府速行勘明萬歷四十二年十二月蘇松道按察使俞維宇親歷其地仍委蘇州府推官安曦松江府推官吳之甲一一踏勘明白議詳到道本道看得崇之爲邑起於唐武德間所謂黑蜃成雲處也其天賜址自宋天聖年湧出原名姚劉二沙嘉定間變爲滷地遂以天賜名場崇之有場自此始至我明宏治間馮夷作怪金沙淪沒刮

煎之衆十亾八九額課六百餘兩無從措辦該縣悉力  
招撫止存舊竈四十六家又單丁冷族力不能支嘉靖  
二十六年前鹽臣躬巡該縣僉民戶以充竈撥民蕩以  
補場庶幾救焚拯溺迨後海寇狂逞巢穴其間卽按而  
入於冊者復爲散去故隆慶元年將場官題革以課專  
屬該縣議竈卅一畝撥補沙塗二十八畝蓋以坦稅每  
畝科銀四分有奇而塗每畝止科銀一釐五毫必二十  
八畝始足抵竈一畝坦少補多於是嗜利姦民郁鈍等  
七十八家靡不以竈爲奇貨矣見海邊一有漲塗輒以

撥補辦課爲名乘機佃占侵至一千三百八十餘頃竈  
產增一尺民地減一尋鹽課加一分民糧損百分致排  
年一千一百戶紛紛冒竈僅存八百戶勢幾無民縣且  
無以自立知縣何懋官於萬歷八年查將郁鈍等弊產  
盡數迫出均撥通縣課亦均輸各院詳允吏習民安行  
之三十餘年法稱良矣前鹽臣所以復行題請者以郁  
敦顯告稱天賜有鹽與青浦不同必不可有場無官也  
節奉憲牌奉有明旨轉行該府縣終持兩可職初亦以  
爲竈有竈產民有民產民竈各不相關縣場各自爲政

何復場之不可又思場之興廢一視鹽之有無昔旣以無鹽而裁今應以有鹽而設又何復場之非是直至季冬按院巡臨崇明職追隨渡海躬行勘驗行未十里見杖而扶挈而負蓬垢而鶉結者無慮數千萬人遮道於前停車詢之萬口一詞叩其某爲竈產某爲民產則郁敦顯向所冒爲竈竈永竈安竈者皆附郭也皆民產之腴田也卽郁敦顯等室廬皆雜處其間桑麻徧野菽麥盈疇溝洫之水直通城壕皆甘泉也一望而南沙上八塊四十塊下接於海百里間盡爲沃壤自均撥之後民

居稠密稱樂土矣無可煎銷之地也職又詰之地既不  
鹽平日食鹽曷至衆謂北去二十五里爲桃皮港此處  
沙土稍鹹職隨輕輿至其地詢其土人惟時當亢旱滴  
滴可煮亦惟用食鍋濾土澄水五日可煮一鍋計日亦  
僅可得工價二分如浹旬霪雨歎無鹽矣所出僅足供  
一方之用欲資鄰封商販不能也在青浦以有官無鹽  
欲移之於崇不知崇之無鹽與青浦等浙鹽色白惟淮  
鹽青今因崇明太倉崑山嘉定各地方所食之鹽大半  
皆青色則崇之無鹽也驗矣青鹽橫行而白鹽之引票

烏能無滯顧該縣鹽食無幾太倉崑山靖江三州縣商人則願認引票多而不憚者此豈別有術以取盈乎欲借引票爲興販地耳緣該縣山前等沙咫尺海門候潮揚帆來往瞬息各州縣商人一至崇明崇明土商牙行爲之居停或千或萬刻期可至彼此互相姦比一引官鹽不鬻至十引私鹽不已也爲今之計欲私販之屏跡額課之無虧必將該場田蕩課銀照舊均派仍歸該縣經理其原派太倉崑山靖江三州縣引票改派青浦青村下砂等場天賜場免爲議復著爲一定不易之規

成億萬年靡爭之化所造福於海邦者不淺也等因到臣臣查前後卷案自萬歷八年該縣均攤納課之後民竈相安久矣前鹽臣原疏非欲動小民已成之業也止謂該縣徧地產鹽自見銷引票三千有餘之外尚有不盡之利故議復場設官不欲利歸私販耳臣細訪之三千有餘之引票各商越海買補從之如歸市者皆江北淮鹽爲之餌也崇明產鹽固無幾也臣親詰問商人以崇明鹽色青白商人親口吐稱見鹽買鹽不問青色白色是明與私販爲市矣卽見銷引票尚當改赴別場買

補庶可以杜越販之姦耳昔之海濱斥鹵之地小民歲歲佃作已盡化爲膏腴之產以故六百餘金之課增而至於三千五百兩者卽此地也又安所得熬波煮海之利耶卽有新漲沙塗止宜責其陞課不必更責以前鹽矣今竈戶之所以欲復場者爭此新漲沙塗也民戶之所以不願復場者利此新漲沙塗也臣愚謂昔也場自場縣自縣民竈分而爲二今也縣卽場場卽縣民竈合而爲一但令國課有歸此課出於場可也出於縣亦可也納課有人則以竈產與民可也謂民產卽竈亦可也

此崇明海外之變體不宜與三十六場並論者也至於  
場官之設青浦場既革天賜場未復且錢糧皆歸有司  
徵解總無用此贅員爲矣省事不如省官此之謂也伏  
乞勅下戶吏二部再加酌議將天賜場照舊均攤納課  
歸縣徵解見在場官著令赴部改選以後不必復除庶  
鹽課有歸而官無冗設矣

永寬商竈疏

明楊鶴

臣奉命視鹺兩浙于役事竣故事報命之日率有條陳  
恭候聖明採擇臣愚無知識不能蔓引其說惟是通商

惟道兩言盡之按祖制兩浙每歲行引四十四萬四千有奇分派三十六場買補掣運浙直所轄食鹽地方賣銷蓋統計各場所產與各地戶口所食無餘無欠而立爲常法者也比時止有正引別無傍徑場之所產止以供四十四萬四千有奇之額故不患其不給民之所食亦止有四十四萬四千有奇之鹽故不患其不通自嘉隆以來創行票鹽而引始困矣票之值廉於引票之售又速於引票之利常倍於引臣初受事心欲革之及查票鹽之設蓋爲產鹽地方正引不行利歸私販故假此

以遏之自嘉靖十六年間台州因隔越山海商稱不便  
題准行票華上等縣復沿例以請國課取辦於票鹽者  
凡一萬四千四百五十兩有奇此外尚有各縣各場額  
課若止行正引餘鹽銀纔八萬尚不足抵邊商庫價勢  
固不能革也嘉靖季年倭警告急而竈戶息煙海若揚  
波而沙土傾瀉停引待鹽者已三四載餘鹽京解未嘗  
停也故存司引日積而至於今日有一百五十萬之多  
於是慮京解無策則預納之令下矣慮後引無告則執  
程之令又下矣然法令愈嚴而引日愈壅於是前鹽臣

韓浚有帶銷之條昔之四十四萬四千有奇者今則五十萬矣以四十四萬餘引爲常額派納餘鹽以其餘五萬爲銷壅止銷引目謂不出三十年前壅可盡此亦疏通引目之良法也乃各商謂今日挨掣之引係三年以前已償邊價已納課銀之引卽不速銷止虧商本無妨國計且今日之報中止此四十四萬餘引今日之額徵止此四十四萬餘引意欲復四十四萬餘引歲掣之舊審如此則一百五十萬之積引何時始銷各商一時自便之情固未可盡聽也然昔之壅壅在引而今之壅壅

在鹽食鹽之地有定限產鹽之場不加多一歲曰掣前  
掣未完後掣接踵住賣者未銷運發者又至則閭閻得  
以操徵賤徵貴之權而商賈不能收子母三倍之利亦  
其勢也於是鞭笞之令日下季掣之遲自如緩之則病  
國急之則病商臣初到地方一意寬恤已而季掣愆期  
始嚴行督責提比綱紀各商幸完六季乃各商之鹽實  
在停積行鹽地方未盡賣銷也意者於帶銷五萬餘引  
之中大爲除減庶各商之力少紓而季掣之期自在或  
亦疏通之一術乎內商之掣摯旣通則邊商之引目亦

易售此亦一舉兩得者也臣所謂通商者此也以竈戶  
言之洪武中每竈丁一給與工本鈔二貫六十文以備  
器用給口食當時鈔一貫可易米二石竈丁之優裕可  
知今無有矣祖制每丁煎鹽給有灰場以資攤曬有草  
蕩以供樵採草蕩所收之值歲可抵一丁鹽課之半不  
稱苦也其後貧富不齊力不能煎辦窮者餬其口於四  
方場蕩沒入於總催豪右之手或開墾成田收利入已  
猶於各竈名下徵收全丁課銀曰此額課也卽轉徙他  
鄉而課必不可免故有賣妻鬻子以償課者有終身不

娶有生子溺死恐貽竈丁之累者窮竈之苦尚忍言哉  
每遇五年清丁清蕩之期名爲清丁矣單丁獨戶卒未  
嘗豁也清蕩矣豪強兼并卒莫之問也蓋竈戶之清丁  
蕩非如有司編審之法委官清理不過責成於場官場  
官不過聽命於場霸團保攢書皆因緣爲姦滋狡兔之  
三窟者耳其豪有力者人人得遂其影射之私寂不復  
言而其敢怒而不敢言者皆疲癯愚懦之竈丁必不能  
自達其隱者也臣銳意欲一清理之而不值清丁清蕩  
之期行之恐滋多事輒復中止此臣之所隱痛於心者

也臣查得嘉興分司蘆漚場總催之役僉派最爲不均  
本場豪戶蕩連千畝而反脫役小竈苦無立錫而竟陷  
催富者收蕩之利而避催之役貧者躬催之役而無蕩  
之利甚有民戶勢宦不畏令甲明佃竈蕩僅代納課而  
蕩去丁存之竈資身無策復令照丁當催役苦費煩賒  
死無路據該場竈戶趙志奎等呈稱願行照蕩僉催之  
法臣檄下所司行之臣又查得松江分司六場浦東下  
砂等場墩蕩各不下數萬每丁課銀止納一錢三四分  
有奇獨袁浦一場風坍海嘯原額之蕩止存六十餘畝

額課不減每丁實納課銀四錢有奇以一司之場分多寡懸絕苦樂不均一至於此據竈戶翁亨等紛紛呈告懇臣具題以甦偏苦其阻撓者謂祖制各場各有定額臣思以松江一司之場均松江一司之課卽如民間以一縣之錢糧攤派於一縣與祖制有何違背且今日之浦東下砂等場安保無滄桑之變異日之袁浦場又安知不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耶臣竊謂一場之中納課不均者宜倣袁浦場之法行之其勢家豪族有以民戶占種竈產者或係世遠人亾或係丁盡竈絕但令國課有

歸自可相安無事臣令長安時外縣寄莊人戶比本縣  
田糧起科少別所以暗補本縣丁差似宜少倣其意彼  
既以民戶種竈產量加錙銖包補竈課可也至清丁清  
蕩之年必定委賢能有司會同分司官著實清查一洗  
宿弊如杭嘉寧紹溫台皆有場有竈之處鹽臣巡歷地  
方不過少費時日盡將竈戶喚集公庭按籍唱名延問  
疾若則承委之官自不敢朦朧了塞場官場霸攢書人  
等自不敢高下其手矣查得先年竈戶報出新漲沙塗  
量與陞稅然有增則有減此長則彼消總之足課而止

蓋海濱斥鹵之地爲利幾何與其取之在官不若畱之  
在民此正理也臣所謂恤竈者此也兩浙商竈自萬歷  
二十七年姦弁高時夏妄奏不得已行廢引一十五萬  
加稅十五年共徵銀五十五萬五千兩而商竈之脂膏  
殆盡今奉詔蠲稅之後如病羸之人生意奄奄纔有起  
色此亦去藥石而用梁肉慎起居以復元氣之時也臣  
何敢不盡言於明主之前哉如果臣言不謬伏乞勅下  
該部覆議將前鹽臣所題每年帶銷五萬餘引之數量  
銷一萬其五年清丁清蕩著實奉行務令一司之中通

融一司之課一場之中通融一場之課一團之中通融一團之課至民戶占種竈產者於常課之外量加包補新漲沙塗之稅卽以抵坍場地蕩之課庶幾商販得以疏通窮竈永霑實惠矣

恩詔已蠲浮課乞賜全免疏

明 崔爾進

臣惟兩浙產鹽自加徵浮課以來一方商竈如在水火正課日虧鹽政大壞前鹽臣楊鶴有商竈一時並困之疏復經戶部左侍郎臣李汝華覆題乞將二十七年所增新稅盡數蠲免恭遇聖母賓天我皇上仰遵慈諭特

渙恩赦內一款云各運司浮課除三十四年免過外惟河東兩浙進鹽長蘆過路落地生熟鹽等稅因累商民各該巡鹽御史具奏及本部題覆者俱准蠲免欽此詔下之日一時人心歡若更生有事諸臣出示曉諭盡行蠲免遵奉已五閱月矣及臣代差入境忽於十月二十八日接得邸報見有織造太監劉成減稅已奉恩詔一疏奉聖旨這奏內各運司浮課先年已經蠲免其兩浙等處鹽課銀兩還著巡鹽御史卽行運司亦准免三分之一徵解該監類總恭進應用不得煩瀆抗違該部院

知道欽此臣不勝駭然夫浮課云者溢於正額外之謂  
兩浙歲額原止一十四萬五千兩而乃於外多徵三萬  
七千兩此非卽明旨所謂浮課者乎前鹽臣楊鶴瀝血  
抽誠爲商竈請命以求盡免此非卽明旨所謂各該巡  
鹽御史具奏者乎戶部據此覆請盡免此又非卽明旨  
所謂本部題覆過者乎況明日兩浙進鹽曰困累商民  
曰俱准蠲免德音之布炳若日星而成突生枝節故意  
背違不曰浮課而曰鹽課不曰蠲免而曰減稅不曰遵  
行已久而曰涉疑曰揣摩不曰浮課卽係進鹽而曰進

鹽非卽新稅遂致已免者復徵試詰成以舍此三萬七千兩之外更有何者爲浮課其何辭以解也再詰成以三十四年兩浙免過者的爲何項又何辭以解也古稱王言之出如綸如綍又曰信如四時乃今五月之前奉旨俾得盡免五月以後復奉旨徵三分之二毋論人之剝削不堪愈增怨苦而變更不常人難憑守他日一切大政事大號令何以風行草偃以成畫一之治蓋不惟衰朝廷大體且釀成海內隱憂況浮課之困累商民聖心已洞燭之矣兩浙原無巨商大賈其本資多者不過

百金次者數十金又其次則肩挑負販易米延生所以引之外有大中小票之別零星瑣屑利如蠅頭邊商居秦晉絕塞跋涉數千里中納守支更稱艱苦不幸遇姦弁高時夏一啟利端而廢引行矣邊商每引扣銀二分四毫內商扣銀四分矣因而欠庫價至三十餘萬壅引日至一百五十餘萬齋投勘鈔者羈候五年預納餘鹽者株守三載或饑寒困斃猶追監其子孫或銃沒自甘至蕩盡其恆產兼之地方災饑頻歲相仍今年夏旣苦水秋復苦旱稻皆生蟲鹽難煎辦臣入境時啼號小民

貧窶商窳一路見之不覺酸鼻及至武林而控訴者常至萬人此何等時而猶欲敲骨吸髓乎臣又查兩浙歲額常股存積鹽其該四十四萬四千餘引分爲四季告掣當在仲月掣完當在季月今年止春季完耳夏秋冬三季則全無所有是引目已虧大抵引目虧則額課欠額課欠則邊餉缺臣方日夜焦勞寢食俱廢以求疏通而受事方始成遽有此舉故相阻撓上負朝廷之德意下危商窳之身家近雍正課之引目遠紬邊疆之饋餉臣鹽臣也事關鹽政則當言且關兩浙之鹽政則當竭

力以言伏乞皇上垂念東南杼柚久空將浮課三萬七千兩仍賜全免且正成以朦朧欺誑之罪庶商竈尚延旦夕之命臣得借以料理鹽務而軍國大計不至大壞而極敝矣

額引愈壅懇免浮課疏

明 崔爾進

先是兩浙浮課荷蒙恩詔蠲免已五月有餘不意織造太監劉成朦朧一疏復得旨徵三分之一值臣入境之初敬將貧商困竈迫切情形仰塵天聽竊以爲皇上聞之必且惻然動念渙發德音乃靜候已久不蒙報可臣

維皇上純孝性成推聖母好生之心以爲吳越人除此  
夙苦政如大旱之得時雨出塗炭而登之春臺也乃數  
月以來澤旣流而復滯一方之衆歡未幾而倏愁蓋成  
本久病伏枕且目不識丁其左右司房等役垂涎於鋪  
墊加耗相與爲此伎倆以陷溺東南日者成已物故矣  
夫人之苦此課不啻以日爲歲其仰皇上之免此課亦  
不啻以日爲歲及此時而與民更始仍賜全免使人曉  
然知前此重徵原非聖明本意於引領望救之日忽施  
不測之仁其感激圖報較初聽恩詔時當百倍矣乃所

以廣德意民有欲而必遂朝有令而必行使天下萬世  
謂綸音之出卽有意抗違者無所施其術乃所以信明  
旨令感皇上雨露之恩因頌聖母天地之德錫類之行  
不匱之思傳之千萬年而不朽乃所以隆聖孝一舉而  
衆善備臣之所爲補牘以請也蓋年來浙中荒歉已具  
悉臣前疏中及臣渡錢塘江至紹興寧波台州等府則  
憔悴之狀啼號之聲又有前疏所不能盡者臣濫竽煮  
海之役所恃中納掣運疏正引以完解額者商而商之  
屢空若是伐沮陵波給牢盆以供煎辦者竈而竈之頓

連若是貿易通融憑戶口以贍公賦者民而民之鶉衣菜色又若是無米之炊巧婦不能欲無負乘覆餗不亦難乎又況夫十四年之剝削方邀新恩又罹舊苦苦極則怨怨極則逃亾相繼復安問淡食與否也臣則安得不懼庫價欠至三十萬正引壅至一百五十萬臣前疏亦已言之及至巡歷越東細查歲額而中津橋之票復壅八千四百有奇日壅一日安所底止臣又安得不憂適見邊內綱紀商人陳永茂等計無復之流涕懇苦而運司王線如屯鹽水利道右參政兼僉事薛近袞復具

文力言其極危極苦情狀觀之真有食不下咽者已經  
撫臣劉一胤按臣李邦華憫商竈之日因念杼柚之久  
空會疏爲東南請命其間進鹽之卽浮課與三十四年  
之原未經免及劉成欺罔諸事言之更悉亦足見臣前  
此控陳原非一人之私言矣伏乞皇上垂日月之照速  
賜檢發臣前疏仍遵恩詔盡免使商竈小民之物力不  
至重困於額以外則鹽引京課之徵解自不至漸虧於  
額以內太倉實兵餉足塞無庚癸之呼內有磐石之固  
卽天地之藏山海之利永爲聖世之外府矣

酌議帶銷舊引以疏新引疏

明 李汝華

伏查兩浙運司每歲行引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此舊額也後因嘉靖末年倭警萬歷初年水荒內商流徙積引壅滯加以二十七年姦弁高時夏之誣奏不得已行廢引一十五萬廢引一行正引愈壅以致積有一百五十餘萬萬歷三十八年該兩浙鹽臣韓浚議於正引四十四萬四千有奇外每年帶銷五萬五千餘引通壅疏滯法非不善顧行鹽之地以數多而日賤產鹽之地以數多而日貴五年以來致使食鹽愈積引日愈

壅邊內兩商均稱不便合詞陳告先經御史楊鶴因壅  
具疏已有量銷一萬之議今鹽臣崔爾進目擊壅塞之  
由酌畫經久之法除每歲行正額引四十四萬四千七  
百有奇外仍帶銷售引一萬每引加課三釐補闕餘銀  
一千三百五十餘兩之數湊足解京一十四萬五千兩  
總不虧額此誠疏商籌國審時酌事之良策也案呈到  
臣該臣看得國家鹺政所以稱善者蓋揆其出產之原  
度其疏行之地無少無剩故引目易銷而商不稱厲國  
課恆足也自姦蠹橫行壅引虧課已非一日如兩浙正

額引目每年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實量竈產民食立爲中制法至善也自廢引行而積引壅遂至一百五十餘萬之多及議帶銷五萬似可漸爲疏通乃買鹽日賒而產場之鹽不加多賣鹽日積而食鹽之人止此數於是商資益竭引目益不能銷故今新引又壅至三十餘萬則不但內商稱病而邊引不售卽邊商亦甚病矣往御史楊鶴通商之疏見已及此今壅滯日甚萬商籲號鹽臣崔爾進復申帶銷一萬之議隨時裒益漸返初制實與韓御史帶銷原疏無相悖戾况每引加銀

三釐又於原派京課一千三百餘兩適相湊抵則每年  
正解鹽課一十四萬五千之數毫髮不虧公私兩便實  
經久可行之法也既經具題前來相應依議覆請恭候  
命下臣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兩浙巡鹽御史行令運司  
每歲行正引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外仍行常  
銷舊引一萬每引加銀三釐務足歲解太倉銀一十四  
萬五千兩額課庶新舊之引得疏而通商裕國均有裨  
益矣

狀

奏鹽課狀

宋 朱 熹

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既是產鹽地分而民間食鹽必資客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增虧此不便之大者夫產鹽地方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羣或用大船搬載巡尉既不能訶州郡亦不能詰反與通同資以自利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如前日所奏台州一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客販處有課利外台

溫兩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  
至有一場一監累月之間不收一備不支一備而官吏  
糜費吏卒騷擾有不可勝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縣  
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鹽鋪抑勒民戶妄作名色抑令  
就買出入暗昧不可稽考大畧瘠民以肥吏困農民以  
資游手爲州縣爲提舉主管者非不之知然皆以國計  
所資不敢輒有陳說日深月久民愈無聊若不變通恐  
成大患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舊行產鹽之  
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於官近歲官鹽雖不

支給而民間日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欲乞聖慈特詔本司取會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產鹽法將本路地里遠近鹽價高低比附參考立爲沿海四州鹽法其餘州軍自依舊法施行則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伏乞聖慈詳酌施行

論罷華亭分司狀

宋黃震

某近準牒差往嘉興府管下散還亭戶鹽本錢因得訪問亭場竈數無減而鹽課折陷其弊安在乃知皆是華

亭分司苦楚椎剝至亭戶逃亾始夫分司幹官祖宗法  
所無有也頃歲馬端明持庾節閔亭戶赴本司期限涉  
遠分遣幹官一員以便民日引月長偏方下邑一介小  
官赫然振監司之體影附並緣實繁有徒請以親所見  
聞之實言之亭戶本官爲市有買而後有納也自創分  
司亭戶一到請本需常例錢者窠局聞二十有二細民  
無一敢嚮惟上戶名統催者領之支應索需之餘所存  
無幾往往又以欠額扣令八十貫折納鹽一斛往往徒  
手而歸是使亭戶逃亾而鹽課折陷者分司也上戶與

下戶均爲齊民彼所自有者本亦一竈耳官司以其事力可以濟乏才智可以服衆使之督辦謂之統催亦必勸以恩禮然後拘以法制近者分司吏卒視爲奇貨而漁獵之係纍其妻妾破壞其家產甚至有訊腿判五十而一荆取杖錢五貫者一訊之頃費二百五十千他可類推矣某日見浦東場等處高堂峻宇毀拆垂盡皆舊日富家上戶苦於追補至此使亭戶逃亾而鹽課折陷者分司也天下細民之苦莫亭戶爲劇豈止冬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而已哉夏日酷烈人所必避獨亭

戶反就之以爲涼蓋煎鹽竈舍火氣熾盛一出青天白日之下卽清涼也冬寒雨雪官司優恤凡居里巷者皆散錢米獨亭戶反因之而重罪蓋煮海爲鹽全藉晴日一至深冬沍寒之際必缺額也況如某所經歷下砂青村袁部浦東等場三數百里無禾麥菜蔬井泉所食惟鹹水煮麥其苦尤甚所宜痛恤而分司廳以去歲之官斷杖乃日不下四百座半歲之間死於非命者七人是待民不以人道使亭戶逃亾而鹽課折陷者分司也本司半月一比較分司五日一比較本司牌匣之費近百

千分司牌匣之費過八百千曰補鹽歷五日一比七十千曰巡鹽歷亦五日一比七十千此外非泛橫出加以罪名有費至萬貫者蓋無一不出於亭戶此其使亭戶逃亾而鹽課折陷皆分司爲之也況復有亭戶之所已納分司反從而折陷之者蓋分司卽本司一幹官在外者耳而體貌幾與本司埒三司六局排軍授事無一不備茶酒至八人扇吏六十人又各有其徒名貼司者二十餘人獄子十餘人其徒號親人者一百五十餘人自司屬至輜散番通近四五百人合兩買納官一支鹽官

四廳在縣其千餘人人以十口之家計之是十萬指衣食於亭戶故雖吏胥之文移日以繁卒徒之隳突日以頻而所得猶不足以飽所欲遂於納鹽每斛一石五斗四升之外增鹽二杓買納官支鹽官及催吏詐言或淺喝令罰杓杓率近一小斗此實亭戶之所已納而官自折陷之者一也每斛官給亭戶本錢價十五貫今亭戶無鹽折納八十貫而官自買鹽夫鹽出於亭戶者也亭戶無鹽可納而納錢矣官司既取錢於亭戶將買鹽於何人此不過以多量羨餘搪抵數目而錢入官吏之手

耳此則亭戶之所已納而官自折陷之者二也增欵折  
納本皆屬支買場然不與分司廳通同則不敢故曰使  
亭戶逃亾而鹽課折陷皆分司爲之也某不佞竊謂必  
欲亭戶之逃亾者復業鹽課之折陷者復舊非省罷分  
司廳不可若曰無分司則追會遠某謂自華亭過長泖  
當湖止一日水程非遠也免分司五日一追而就本司  
半月一較雖遠不易於前日之近者乎若曰無分司則  
拘權難某謂諸場權到鹽皆場官催吏自爲之分司無  
毫釐力免分司苦虐而專責合場官吏方將易權安見

其難者乎往歲未創分司課額不妨登足自創分司二  
十年間課額反虧無益有損而不行省罷弊將安極乎  
敢望敷奏朝廷將華亭茶鹽分司徑行省罷併將買納  
場文武兩員省罷一員仍自使司立定買納場吏卒人  
數後不許私自增添本司常行覺察豈惟國課之幸實  
國脈之幸

論復祖額在恤亭丁狀

宋黃震

一曰發鹽司之積以招流亾夫鹽司之所積皆鹽利之  
所餘財聚於上民散於下今若於所積錢內小撥數十

萬緡場遣一官出榜堆錢招其復業不責其還則復業者衆祖額將不期而自復二曰除出剩之弊以禁苛取夫鹽本錢每斤二百舊會時價不過十一錢而足又籬筲錢二麥錢二稅錢草蕩錢柴租錢逢千退一錢諸項並於數內剋退使錢錢盡入亭戶之手尚不足了官司糜費豈可更求贏餘今亭戶有納鹽有消耗鹽有鹵折鹽有斛面鹽有罰杓鹽展轉虛耗二斤方了一斤其弊皆始於利剩若不取出剩則人必大悅祖額將不期而自復三曰操體統之要以省煩擾夫官多則吏多吏多

則民擾而小官分鹽司之權其勢又不免引而高之吏  
卒之並緣尤甚浙西諸場舊各置催煎官一員縣市置  
買納官支鹽官各一員而提舉司總其權於上其後爲  
人擇官漸次添設今或提舉官仍舊或改創提領分司  
官欲許各場皆得專達而買納官仍止一員不許干預  
催督如舊制則民免橫擾祖額將不期而自復四曰定  
散本之法以免減剋舊來監官各自散錢久而侵漁入  
已遂從監司委官散錢又復添取常例合選清彊官單  
車到場次第轉送次散錢到場逐一體問場監有所憚

而不敢私剋則民得實錢祖額將不期而自復五日擇  
監臨之官以善催趁夫場官之所職者催煎也其要在  
預給工本趁晴速催有雨則止奈何晴明此限陰雨亦  
此限施行全不中節權攝類非正官俸請亦不時給其  
志何在而能爲公今若選委廉能官員切近講求隨宜  
興復更牒各州按月支俸則場官得人祖額將不期而  
自復六日還產業之舊以固常心在法亭戶產業不許  
典賣今不特上岸水田典賣無餘而草蕩麥地坐落亭  
場初不煎鹽而止據其地今若出榜曉諭立限歸還則

民有常產祖額將不期而自復故區區願以恤亭丁爲急而未欲以復祖額爲名復祖額之名一立必有趣辦於其下以愈耗根本者矣

劄子

論茶鹽劄子

宋舒璘

契勘國家權茶鹽大率淮浙之課在鹽江鄉之利在茶二物出產去處其價廉甚商旅先以厚資買引前後以本錢取貨官價既昂利亦無幾故商賈之家不免因官引夾帶而桀黠者或致於私販官司防夾帶之弊則置

合同防私販之弊則責巡尉然夾帶之弊官司檢視嚴密有所不行故其間往往聚眾私販其初尚畏官司多由間道年來百十爲羣公行州縣浙淮之鹽江鄉之茶在處皆然聞之湖湘士夫謂曩者江西茶鹽只緣部使者關防盜販於其所過關津渡口嚴行捕捉商人相與角敵已而殺傷太甚自知抵憲與爲盜者等死遂鼓衆橫行不知後來朝廷收捕用幾年權茶費用耶見小失大利害較然今私販無賴之徒官司若不能禁至因官引而夾帶此猶傍法而行若官司一一苛察繩之以法

彼既失利必將私販私販透漏無藝而不能禁傷法夾帶有限而反加嚴是驅良賈而爲無賴之歸議者欲從上司出榜禁戢非計之便竊嘗謂士大夫雖當守法至與民爭利之條誠不宜倚以爲削少加寬假使商賈樂出於途亦不至虧常課更乞上司寬體

議

清場規議

明 韓 浚

查兩浙產鹽三十六場國初立法聚團公煎丁蕩有額鍋盤有數鹽斤有限又置有稽煎稽賣等簿掣其綱維

制其盈縮於以剔弊釐蠹法本至善邇緣滄桑遞變興廢頓殊故有昔稱多鹽而今坳沒殆盡者有昔稱無鹽而今斥鹵有餘者上徒執其舊牒下亦無裨實用兩相蒙也而猥云祖制未可變更夫民田民糧未始無祖制而均丈有法徭役有編或十年一清五年一審隨時裒益天下便之至於場竈則猥云祖制莫之敢議以致產鹽多者買補不盡悉展轉而歸私販產鹽少者買補不足又守候而悞季掣向所謂稽煎稽賣等簿僅存故事情竄因循職誰之咎臣愚謂宜行令運司督率分司將

見在三十六場概行清審如民田法如某場某團丁蕩  
原額若干或坍塌損若干新漲若干鍋盤原數若干或廢  
毀若干新增若干煎辦鹽斤原限若干或應減派若干  
應加派若干務要據實查覈酌量增損卽令爲額仍令  
鹽場大副使督率煎辦據實登報臣衙門按季查考其  
各場路有遠近地有險夷商惟私便是圖爭爲趨避而  
不均之弊亦從此起臣愚謂自今以後宜責令運司通  
計四所商人應派引目之數從公配搭務令場場有商  
季季運賣畫爲一定之規不許擅自那改倘有有額無

鹽責在該司容臣衙門查實重處庶乎竈戶不得乘機而通私販姦商不得藉口而遲季掣此惟就其見在綱維一釐正之所謂事半功倍者也

開濬白洋北河議

明 吳 徐

本縣與海寧衛同一城池南四十里有澉浦所設立鮑郎鹽場北四十里有乍浦所設立海沙鹽場衙門俱在海濱脈絡其相聯貫所恃通行其間使防汛無虞鹽貨無阻者專藉沿海舊有白洋河一帶爲之往來也祇因陵谷屢更以致涓流盡斷地方受病非止一端幸萬歷

初撫院徐公棫修築海塘奏准水利道駐劄海鹽深燭利病將南路至澉浦鹽司四十里地開濬白洋自此上下河一帶南行水路盡得流通其北路白洋河正擬興工值水利道陞任而止因循至今未終前局南北有偏枯之澤商竈含匪民之悲非一日矣愚謂前開南路河道種種利便備載本縣新修海塘錄中若今北路之河爲便亦可枚舉土塘捍海在北最低每當潮溢之時鹽場竈蕩民田盡被其衝所損不少若開河取土築塘令之高厚內河可以分洩其流外塘可以捍禦其患縱有

非常民不受害此爲一便乍浦所至海寧衛城俱是陸路不但彼中糧餉器械搬運爲難且官兵分番調守往來不便今開此河則船隻通行聲息易達以之守望防汎更爲得策此爲二便海沙場司正處河之中途兩頭鹽運頗費搬移河開則舟載不難涇河遞相灌注腳價旣省商賈因而樂趨不藉招徠鹽課自益此爲三便土塘外爲沙埂內卽竈蕩今開河築塘攔阻潮頭則塘外零星灰埂盡可曲引鹽流開塍漉鹵塘內荒蕪草蕩亦得蓄積淡水墾作田疇四十里之內所增鹽課又不知

幾何此爲四便先此澈浦河道未通之時民病尪腫土  
鮮文學今開河後不但民無疾病亦又科甲連縣今乍  
浦一城何止萬家乃發科從無一人皆云氣脈之不通  
致使天荒之難破若得開濬河道將見風氣默回人文  
日盛不獨毓秀祇在鹽城行見與文徧於二所此爲五  
便惟茲五便衆所咸知祇因錢糧之難辦姑俟時勢之  
可爲竊計與萬年之永利者不吝小費成天下之大事  
者不阻旁撓苟有利於生民又何難於工役查得南路  
白洋河四十里上河費銀三千六百一十九兩下河費

銀五千有奇俱有卷案可考今比照銀數亦應相同本  
府海塘銀每歲徵貯七千兩在庫專備捍海之用屈指  
十年之內萬歷三十九年支銀四千八百兩天啟二年  
支銀二千九百兩築塘外其餘存貯尚多此河開濬原  
取土造塘備海似應於此項錢糧支用或謂河通有裨  
鹽課則傍河竈佃皆可照田派工鹺司羨銀不難破例  
設處總之出自民力大工終屬畫餅措之官帑何事不  
可立臻邑之商竈軍民望此舉已久在大有爲者立斷  
而行之爾

均科差議

明高貫

竊照紹興府俱係沿海地方先將丁田相應之家編僉  
竈戶每戶辦鹽有一二丁者有三四丁者每年例該鹽  
價一兩五錢有司因其辦納免其雜泛差徭正糧多派  
輕折水馬亦得量減比之軍民竈戶受益尤多近年各  
竈乘其優免之例或大戶賄賂或親戚屬託故將田畝  
寄受戶內有五七十畝有二三十畝者一應科差概免  
小民差徭愈重今欲定以則例將黃冊逐一揭查如竈  
戶辦煎一丁者免田若干三四丁者優免有差餘外官

民田土盡數查出係詭寄者各還原戶係竈戶者與民匠等戶一例當差其或本竈田畝不在該免之數丁鹽量與減免仍將各竈田多之家照數填補不失原額則詭寄之弊自清而差徭亦得均平矣

鳴鶴場鹽課議

明 秦應鸞

吾慈邑治之北去海五十里許海有塘延袤數百十步潮來則水湧至塘下潮去則泥塗見其泥曬乾可爲煮鹽而鹽利興矣總計兩浙鹽課之額論之如岱山昌國與溫州南天富北天富等場以十分爲額錢塘仁和錢

清楊村鹽官等場六七分若吾慈之鳴鶴場則派七分蓋岱山與二天宮皆取海水鍊鹽所謂熬波也鳴鶴則刮嫌以淋鹵故不及也仁錢等場水稍淡又不如鳴鶴場之海水鹹也故爲過之而鹽額定矣煮鹽者竈戶也古則給草塘以贍之外又免其雜賦其優處竈戶有如此者然有鹵竈有水竈鹵竈納鹽水竈納銀亦若納糧本色折色之例有販賣私鹽者則設松浦向頭二巡司以稽察之亦若私礬私茶之例煎鹽有竹盤有鐵盤鐵盤青白差黑竹盤色嫩少黃亦光白色是鹽課也亦國

家取之以助邊者也於是鹽運司召商人先上鹽價於  
官官給鹽票到場交鹽隨支隨掣其待商人亦厚矣大  
都吾慈鹽課其該若干但竈戶之貧者私將草塘典質  
債門富者因得而兼并之一遇夏秋間暴雨積霖鹽泥  
漂沒貧無所措鹽額曷從足哉欲足鹽額安竈爲先或  
謂竈戶內田動以千數畝計優免甚多詭寄不少議欲  
照軍民等戶而均差者又欲議加派額者皆非國家所  
以安竈之意

湯溪縣鹽法議

明  
宋約

金郡湯溪建治山谷輳以四縣之地而界乎四縣之中故其地分爲四鄉東爲金華鄉西爲龍游鄉南爲遂昌鄉北爲蘭谿鄉金遂二鄉阻山惟有蘭龍二鄉合界之處薄涉水次故引鹽之商泊船止此而賣鹽牙行鋪戶亦於此集焉夫四鄉相距遠者百數十里而又東有酤坊南有銀嶺西有白杜北有花園越界之鹽往往由此四處挑負而至公然貨賣恬不爲怪夫金遂二鄉之民欲買引鹽必走百數十里之遠而後可若越界之鹽則出門可買彼小民日用食鹽不過斤數亦何樂於走百

里之遠而不就出門之近哉此私鹽之所以得售而引鹽之所以阻滯者良有由也爲今之計合無將各鹽鋪戶分作四鄉住賣每遇商人投引到縣盤驗明白卽令牙行分發各鋪令商人自行倩人扛至各鄉通會之處就行住賣則斯民得買食之便而引鹽無阻滯之虞矣而又於酤坊銀嶺白杜花園四處責令巡鹽應捕四名每處一名與同地方人等嚴加把守若有越界鹽販卽便擒拏送縣問罪仍令巡鹽官不時查點巡緝如此私鹽不得售而引鹽自疏通矣

永康東陽義烏三縣商鹽票引議 明 劉 珂

永康縣會同東陽義烏二縣議照立引立票無非設法  
行鹽改台改溫總爲趨時足課如使坐引而竈稅日盈  
便須以革票爲是若或革票而竈稅反縮似當以復票  
爲宜今查坐引之後溫鹽日漸不來雖來人亦不買一  
則以道路隔遠山嶺崎嶇腳價高貴一則以鹽攙蠟灰  
食多患病而人心憎嫌官府縱多發引竟作空文百姓  
並無買鹽不沾實惠及照題准票行台引一節一則以  
永康與仙居鄰縣道路旣爲接境一則官鹽得趁工受

雇百姓多受便宜鹽路日廣商課益多況士民咸稱台  
鹽爲一方衣食之源一旦斷絕民無生理委屬徬徨又  
查得溫鹽五場坐買五府二十八縣不爲不多台鹽三  
場添坐永康東陽義烏縉雲并原坐新昌六縣止其十  
縣比溫尤少今忽被溫商專利又行告改永康等四縣  
俱食溫鹽革去台鹽號票若使溫鹽來多而價平味可  
食而人無病民何苦而不食溫鹽只因溫鹽程遠路難  
腳價貴而利錢少不得不撻蝟灰不得不索重價至若  
台鹽道路近而挑運不難人工衆而趁賺亦便食之無

病買之價廉民又何苦而不食台鹽所以嘉靖十五年  
間票行台鹽以從民便誠爲深思遠見近蒙革去鹽票  
指望歲增課銀及查嘉靖四十二年一年之間止有引  
目一百四十三引到縣課銀不數十兩改引何爲反革  
去四縣鹽票一萬七千六百張減少課銀一千五百八  
十四兩革票何益見蒙察院准據王桐等狀詞批府行  
縣查勘事干民隱合無俯念輿情特賜查議懇復票鹽  
以上充國課下遂民生實爲公私兩便經久可行

揭

請巡按疏通鹽禁揭

明 陳宗慶

在昔以寧海縣鐵場巡司鹽運至本縣東北鄉住賣天台縣清溪鎮鹽運至本縣西南鄉住賣路途阻遠販運爲難故各鄉不能接濟而上虞曹娥場會稽長亭場地近而舟楫可通價平而貿易自便故是時陳明府呈揭議略云合無除私鹽之禁使嵬民得食上虞會稽產鹽近奉印發行鹽小票每票一張稅銀二分召民給領往曹娥長亭二場照買銀解運司其稅銀卻不與商人大票九分一例然給票有限法非大行猶不免於阻抑今

計通縣歲報人戶計口核食之鹽不下三十餘萬斤若於曹娥等場開禁許商人販至嵎境令本縣民轉販每一百斤照例納銀二分官民兩便查照台州府先年食鹽亦有重禁該府願知府申議將中津橋地方立掣鹽所委官逐月掣放亦鹽百斤稅銀二分有船載者依數納稅台民至今利之本縣實與台州事例相同伏乞憲臺俯順民情准其通販且功令之禁私鹽非不嚴矣而姦徒閔不畏法者弊約有二一則駟僮販鹽攤派小戶逼索重售及至敗露又將平日索詐不遂及不合者通

扳作犯以恣報復以卸已罪更有甚者遇巡方莅郡構  
通上下積蠹將平人捏名挈訪陷罪追贓每至傾家殞  
命而駟儉倖免欲其不買私鹽得乎一則商人將屯岷  
額引之鹽私貨天台東陽兩路百十成羣運簿載取以  
致鹽竭價騰官鹽價高則私鹽價平小民惟利是趨欲  
其不買私鹽得乎當事君子宜痛懲焉

奉蠲浮課以甦商竈揭

明 崔爾進

揭爲浮課已蠲增餉難削事奉本都院勘劄准戶部咨  
山東清吏司案呈准巡鹽楊御史揭爲聖恩頒布德音

臣子普天稱慶謹遵蠲稅明旨亟解倒懸以甦商竈事  
赦到之日商竈歡呼恭遵詔旨行兩浙運司將新增浮  
課三萬七千兩盡查蠲免及將新增蕩稅一萬八千四  
百有奇減去一半履畝清查從公派減內以四千二百  
兩仍給邊商以五千兩湊抵部增每引一分之數其原  
題餘鹽三十斤量減十斤以疏鹽法等因到司除先該  
萬歷二十七年以後新增浮課盡行蠲免及新增蕩稅  
減徵一半皆經本部覆題此正赦詔內所謂困累商民  
各該巡鹽御史具奏及本部覆過俱准蠲免無容別議

外惟原題新加餘鹽三十斤欲量減十斤并分蕩稅四千二百兩給邊商則不容無說查得該運鹽引歲以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爲額先因引票太重賣銷不前至隆慶改行小鹽每引正餘鹽共止二百七十斤而一十四萬餘兩京解正數漸致缺額乃將票稅蕩稅及船鹽囚徒等項銀兩湊括抵充尚虧正額一萬三千餘兩多方補砌終難取盈於是前鹽臣韓張二御史相繼議得每引餘鹽七十斤量加三十斤本部覆定每三十斤杭嘉紹三所量加納銀四分溫州所加銀三分以

爲定額除補足一萬三千京解正數之外尚多銀五千兩每歲附解濟邊深足爲太倉補苴之助行之已三年矣今遽議於三十斤內減去十斤便少徵銀五千其原附解之數雖云以蕩稅湊抵固無損於新增之額不知此十斤餘鹽未免浮稅時尚可加帶今蠲去浮課幾至五萬獨不可畱此些須以充邊士之枵腹乎張御史議增蕩稅之初其言曰一萬八千有奇若新稅旋免則斂爲太倉之藏可也溥爲恤竈之澤亦可也夫蕩稅以補邊商庫價何與新稅之免不免蓋新稅正取足於邊商

引價每引扣銀二分四毫故新稅免則邊商引價不虧雖不以四千有奇之蕩稅給之彼此樂於中納矣卽楊御史前疏中亦謂邊商之庫價可以不扣則竈戶之蕩稅可以暫停又謂新稅旣蠲邊商縱不得補價而得免扣價亦可以濟目前之急歷查前後疏文惟憂浮課之不得免耳倘得免則蕩稅給商固可已也今幸而浮課免矣乃遽將此一萬八千之稅旣蠲其半以恤竈而又於所存之半剖之以給商祇畱五千抵部之數隨減五千解部之實徵此不亦恤商之過而計邊之緩耶自二

十七年來前後司計之臣凡議及各運浮課輒藉目做  
舌思急去之爲快者固以甦商亦實以計國也今九邊  
何等景象量入爲出尚不敷銀以十數萬計雖各省雜  
入猶請按補況正項鹽課本屬邊需稍有溢數豈宜裁  
削殆盡故蕩稅減去一半可也其所存一半九千二百  
餘兩須盡以解部而不必以給商其近年每引增鹽二  
十斤仍應照舊全徵於補足正額之外多銀五千兩盡  
數解部可也不必更減去十斤致截徵虧解而扯蕩稅  
以湊抵如此則除原增五千兩不致減削外卽多解銀

九千二百餘兩稍補太倉之急缺不爲過乘此議減之時所當亟行酌處以濟邊需者也案呈到部看得當今之時太倉如洗九塞呼庚一切軍需全倚鹽課凡已解京庫者決難復減而他項可已者尤須暫停皇恩浩蕩兩浙浮課三萬七千兩盡蠲之矣蕩稅一萬八千四百兩又蠲其半矣上旣推慈以恤商下當樂輸以濟國夫浮課所出非取給於內商之包鹽與邊商之扣價乎浮課旣蠲則內商之累已省卽帶鹽十斤可無削矣邊商之價不扣則蕩稅四千二百兩可無給矣卽給商萬不

容已亦須別爲設處全畱本項以增補邊儲斷斷乎不可易者前以疏通庫價加餘鹽三十斤鹽數旣增戶口有限漸積漸滯季掣愆期不得已爲預納之法爲執程告引之法又不得已爲割沒銃毀之法爲提解責比之法督催愈嚴掣銷愈不能完各商母錢折盡求脫無計求死不得而內商之困亦極竈戶凌波煮海胼手胝足日得鹽三斤以供引目以延歲月其苦倍於民間祇因庫價之故爲無可奈何之計議派蕩稅抵補然濱海之地圯沒不常荒蕪更多兼之水旱相仍賠苦難前徒煩

鞭扑職入境之始若仁和許村蘆瀝西興等場竈丁吳張王唐任等扶老攜幼擁門訴苦每日不下萬人憔悴之狀哀號之聲目不忍見耳不忍聞而竈戶之苦更極日來幸邀恩例蠲免新稅半減蕩稅然而二十餘萬之庫價尚欠也一百五十萬之引目尚壅也九千二百兩之蕩稅卽旦夕且不能支也楊御史蒿目時艱議蕩稅之半以四千二百兩給邊商以五千兩抵補餘鹽每引減去十斤蓋其意以爲庫價漸補則中納漸多引目漸疏則季掣漸復邊內商之困漸蘇則煎賣應期竈戶安

業以其完課額總爲國計非特爲商竈計也今謂邊商不以蕩稅給之彼亦樂於中納職恐庫價久欠抵補無期彼逐末者必不肯望之而趨矣又欲仍舊畱此餘鹽十斤職恐餘鹽不減引日愈壅彼皮骨僅存之內商漸將散而之四方矣職不能爲無米之炊必不能於蕩稅之外而別爲設處也查張御史初派蕩稅原專爲抵補庫價而設其疏有曰以今所清之稅濟此缺陷之求量入爲出則可十四年而盡洗積負又曰濱海浮沙滄桑可慮遇坍塌則勘而豁之遇災沴則蠲而除之今行未

數年庫價尚未補其百一而遽令解附太倉是將以爲  
一定解額商未及恤而竈戶復得千百世之苦累似亦  
非當日立法之初意矣然此猶就理勢之難行者言耳  
其實自三十九年以來自有蕩稅之名而拖欠不完者  
十常八九今此解之除附五千兩合今存之蕩稅九千  
二百兩皆宜盡數解京歸爲太倉濟邊之助憫時憂國  
諒有同心希貴院早行浙江巡鹽御史仰體皇仁之廣  
俯察邊旅之困當此蠲恤甦商之後鹽法疏導之時祈  
爲檢括餘羨酌量緩急照前新舊溢數其一萬四千二

百兩盡數查明附解太倉庶於國計所裨誠非小補云爾矣等因到浙該職看得部議欲將蕩稅九千二百兩盡數解京歸爲太倉濟邊之助原爲軫念軍國至意然揆之理勢有萬難遵奉者敢一一陳之自京解不足那借庫價至三十餘萬邊商齎投勘鈔守候五年尚不能支又因新稅每引扣銀二分四毫節年已扣十餘萬金於是人人血枯髓竭家破身危而邊商之困已極內商自新稅每引加銀四分且行廢引一十五萬正鹽日礙引日日壅迄今存司引目至一百五十萬又因九千二

百兩之稅雖云減半其實從新派起職已行鹽法道委  
官親身清查派徵而物力既竭之後更不知當費幾番  
查覈經幾番料理方能就緒也職自十月十五日至杭  
州府受事未及數日然已值冬掣之期乃夏季之掣尚  
未報完秋季之掣則全無影響無論冬矣職方日夜焦  
思時時籌畫求所以復季掣之規而不得若再不畱此  
蕩稅以濟鹽法之窮竊懼竈病於歲解邊商病於庫價  
內商病於壅引至于課額一失仰負任使職固無所逃  
咎而國計所關似亦不可不審處也伏乞轉咨戶部垂

念商竈久困引課久虧俯從楊御史所請准將餘鹽減去十斤以蕩稅五千兩抵補仍以四千二百兩給邊商以補庫價庶幾榷政可以次第舉行而東南半壁且受覆載生成之賜矣

序

熬波圖序

元 陳 椿

浙之西華亭東百里實爲下砂濱大海枕黃浦距大塘襟帶吳淞揚子二江直走東南皆斥鹵之地煮海作鹽其來尚矣宋建炎中始立鹽監地有瞿氏唐氏之祖爲

監場爲提幹者至元丙子又爲土著相副管勾官皆無其任者也提幹諱守仁號樂山弟守義號鶴山詩禮傳家襟懷慷慨二公行義表表可儀而鶴山尤爲溫克端有古人風度輔聖朝開海道策上勲膺宣命授忠顯校尉海道運糧千戶深知煮海淵源風土異同法度終始命工繪爲長卷名曰熬波圖將使後人知煎鹽之法工役之勞而垂於無窮也惜乎辭世之急僕曩吏下砂場鹽司暇日訪其子諱天禧號敬齋於衆綠園嘗出示其父所圖草卷披覽之餘瞭然在目如示諸掌嗚呼信知

仁民之心如其大乎抑嘗觀淮甸陳華通州驚海錄  
恨其未詳僅載西亭豐利金沙餘慶石堰五場安置處  
所捐灰刺溜澳滷試蓮煎鹽採薪之大略耳今觀斯圖  
眞可謂得其情備而詳矣然而浙東竹盤之殊改法立  
倉之異猶未及焉敬齋慨然屬椿而言曰成先君之功  
者子也子其爲我全其帙而成其美云椿辭不獲已敬  
爲略者詳之闕者補之圖幾成而敬齋不世至順庚午  
始得大備行錢諸梓垂於不朽上以美鶴山存心之仁  
用功之勤下以表敬齋繼志之勇託付之得人也有意

於愛民者將有感於斯圖必能出長策以甦民力於國家之治政未必無小補云

送兩浙轉運司副使分司西路歸武林序

元 貝 瓊

至正二十有一年上以兩浙轉運司官非其人綱紀大壞擇中外臣有能者任之乃以南臺御史鐵木兒不華爲都運新昌州達魯花赤信合世禮副之既至都運遂詣丞相曰瀕海之場凡三十有四軍興以來其隸轉運使者仁和許村西路而已復經寇掠人多流亾西路歲

辦鹽八千引有奇十九年裁四千二百十二引明年益至五千一十三引又明年益至七千八百一十引蓋二場爲市副使外嚴內寬宜往督之丞相曰法弛久矣上無以給經國之費下無以爲業民之資往懋哉乃孟春正月公乘小舟至浹旬之間黜吏之罔上爲蠹者復丁之庇於強家者召父老立庭中申以三則姦者有罰禁其私販於是咸喻其意小大競勸莫敢違教自六月至於秋八月功畢而不答一人插煎仁和縣六百引補舊額一百九十引嗚呼天下之利莫重於鹽而病亦甚矣

上之人徒知其爲利而不知病民往往肆虎狼之毒嚴  
刑峻法以驅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今公不臨以赫赫  
之威而有煦煦之仁辟之冬日民愛之矣視唐之劉晏  
吾何左右焉初公之來也以蒼頭自隨入視治所古槐  
秋屋日色傍射四無周垣不以爲陋遂命葺而居之坐  
無重席食且藜藿泊如也視彼苟祿而爲一身計擇高  
敞之第醉醲飽鮮而於所當務者一不經意寧無愧乎  
今都運尋拜治書之命公亦不久於此矣於其還也因  
舉其略而書之復作詩繫其後以著民之思

鹽政一覽序

明崔富

煮海之道在通商旅省轉輸足邊餉以利民而已皇明  
奄有天下設都轉運司六其餘量地廣隘置提舉司鹽  
課司差等領之兩浙鹽課各有攸責以松江一分司言  
之丁將三萬人非不多也頃逾五千蕩非不廣也而額  
鹽歲凡七萬六千八百六引有奇苟能上下同心効力  
則國有餘用矣柰何人病登場以數萬之衆而在竈親  
煎者才三千一百七十五人蕩吞鉅戶以三千一百七  
十五人縱使下手而旺月乏柴鹽從奚就霧橫煙斜積

日累年人但見滷竈煎鹽矣然不知誰煎誰賣小者徒以餬口大者競相肥家卒能納官者幾何人耶是以關單累歲虛出客商經年坐守徒有煮海之名實則病矣皇上臨御之五年克知此弊旣命監察御史專理復命少監都御史綜理之客商無鹽設法完結竈丁無糧設法賑給場園缺盤設法鑄給以致草蕩斛斗之類無不究心期月之間百廢具舉而鹽法一新夫鹽本無爭惟於利而有爭故有無窮之弊況八場之事散在牘案不萃著於籍未免得此失彼乃於督課之餘旁按博采編

成是帙雖無深謀遠慮與乎其間庶幾開卷之頃一分  
司之事若大若小始終本末不待思索而舉在目前則  
於國家煮海足邊之方未必無小補云

兩浙鹽場圖詠序

明  
夏時正

刑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莆田彭公以巡視  
浙江之命莅杭旁求民情利病而首得於兩浙都轉運  
使西蜀晏君建言竈丁因引鹽折銀過重不勝財殫力  
屈且慮民窮則盜起所宜視引鹽時貴賤而爲之則以  
蘇倒懸之急公讀而是之又從而得竈丁之迫於追逋

欲緩之莫爲之地也乃用并列而陳之仰荷仁覆閔下  
之天卽與寬減什三恩至渥矣公繼是奉有整理兩浙  
鹽法之命逮竣還乃法無逸幽風採摭兩浙鹽場景物  
事情分爲八節曰鹽場曰山場曰草蕩曰淋滷曰煎鹽  
曰徵鹽曰放鹽曰追鹽繪爲八圖圖各有序復繫以詩  
詩詠其情序敘其事圖寫其狀卽之以觀則竈丁之貧  
難困苦一展舒可得之公之憂國憂民忠勤懇切於焉  
爲至亦旣進呈上厯睿鑒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之矣曩  
君乃謂是圖兩浙鹽場云爾天下鹽場不少也未知亦

有如兩浙之爲圖否未知後世亦有如今日之爲圖否  
無之而得是圖以概之其於寓目動心一也則公惠濟  
之及可涯涘乎於是取圖之副刻梓以傳來徵爲序辭  
不獲乃言曰鹽有需軍國之務重矣太祖高皇帝貽謀  
剗制溥被平施而於竈丁特加憫恤優之而俾泛差無  
及助之而俾工本有經不幸有犯而入於流徒之刑寧  
失不經罰徵課贖而已其他凡可安厥居樂生典事焉  
者一切曲爲之所何乃有如圖所繪序所言詩所賦哉  
蓋亦反其本矣周之成王不敢自暇逸而治底泰和之

盛者以知稼穡之艱難也是圖也法無逸豳風者也公之心非周公之心乎鄭俠進流民圖惜非其會有誦二月賣新絲之詩以諷其君者非無寓目動心也柰之何說不繹從不改乎是以不能有成今也新絲之詩明白痛快誦之有不神竦氣宣抑此極天下困窮而言非獨指竈丁而然也欲爲之所政而已矣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歟

澌水續志序

明董穀

鹽之有權自漢已然歷代因之其法不一八國朝始有

存積常股之名以備邊商開中皆本色鹽耳法久必弊  
弊極必更一變而爲成化中御史林誠之折色再變而  
爲正德中御史王朝用之買補三變而爲嘉靖中知縣  
夏浚之折色蕩價皆包補於秋糧所謂存積常股不知  
爲何物矣時移勢換其事靡常通變宜民以紓竈困固  
亦善矣然批查勘報經時積久而商人有乾沒之嗟大  
駭公行兇器畢備而私販有跋扈之勢日巡月解破家  
完官而應捕有賄納之屈畏罪守法魚餒肉敗而遠鄉  
有食淡之苦是皆權之爲害又非特鹵丁終歲勤動勞

其筋骨餓其體膚而已也安得豪傑之士一求改絃易轍更化善治之道者乎

台州巇政錄序

明 蔡潮

天下之利濟於通而病於拘天下之弊救於覺而狃於習是惟識治君子順其勢而利導焉耳法苟不便於民而徒膠泥陳迹初無變通之術濟乎其間雖日敝精神祇自勞耳豈直無益而已哉台爲郡僻處海隅無所擾費水陸之產足以具境內之需蓋亦樂土也獨鹽政與他州異民甚病之蓋煮海之利可以代食非若晉之鍊

池蜀之烹井永康採崖之艱且嗇也然鹽富而滯於貿易地僻而困於奔馳人情惡勞役厭濡滯閱數十年曾無一商入境且并其批驗之所亦奏革爲民居矣特其歲供鹽課不減舊規邏卒百計取贏縱橫四出爭務邀剋以充數致令肩販島隄棄寘代食之資徒手而反是以前熬者隳易粟之圖山居者抱無鹽之戚茲非國計之所急民事之所當憂者乎所司非不知爲敝政概謂販者爲犯禁而不敢優容捕者爲勤稅而難爲禁止因循沿襲付之無可奈何久矣侍御李公奉璽書按浙悉

心咨訪凡所以防弊源而益國計者與革靡遺乃嘉納  
台守許君仕引通融之策以城南浮梁爲總括襟襟建  
分署其地許肩販舟載以由檄監郡林君鏗日蒞而驗  
之大約十分而稅其一各授符信酌量折閱遠近之程  
立限繳銷以除餘姦爲之別公私肅盤詰時啟閉稽出  
納莫不井井有條繇是課不匱而民自足費益省而利  
益饒蓋經理鹺政以便商民良法美意至是蔗以加矣  
仍慮其久或變更不無城復爲隍之弊乃具實上請勅  
戶部議以爲惠商益竈息盜安民無逾此法者聖明允

賜施行永著爲令嗟夫許君斯策蓋嘗三上於當道而始遇夫李公乃今不徒行其言而復疏請以爲定例無乃窮民之遭際固自有其時耶慨昔淮鹽之法李沆以公行之而便蔡京以私行之而病解鹽之法盛度以義行之而利蔡京以利行之而弊均是地均是產也何先後之損益如是顧當事者用心何如耳監郡謂是爲便民善政宜鑿梓傳播庶來者有所考焉以予亦嘗究心民隱者因請序之侍御名遂字良伯別號龍洲江陵仕族也

兩浙離志舊序

明 劉仕賢

王者聚人以財生財以道行道以法夫不可無紀也是故紀之存乎志匪法罔守匪志罔稽而道亦荒矣是志尤不可不慎也仰惟我朝以三邊爲重養兵爲先蓋邊無兵則危兵無食則困不獲已興鹽筴以佐之而天下之商樂從焉是以兵健食足而朝廷無邊鄙之憂誠萬世經國之大法嘉靖丁酉予奉命按離兩浙祇求成憲而文無足徵焉乃首謀之大巡冷塘周公公贊曰俞惟斯其乃職盡志之用是惕若竊謂國家理財之法莫大

於鹽課而兩浙又東南之所取給者法不振則財蠹而  
莫理財不理則天子不得享其用而貴倖專其利小民  
恣其欲可無定法耶貢鹽之法自禹貢始而鹽人之職  
周禮詳焉其來久矣後之講明其事者肇於管仲悉於  
桑孔而通於劉晏國用雖充而民實病矣是豈先王之  
善政也哉迨至我朝法古制而損益之歲設其額戶復  
其租有運司以治其目有憲臣以統其綱綜理之法可  
謂盡善矣然法久而人玩禁弛弊滋私販廣則商賈滯  
疆場壞則地利微徭役煩則民力竭弊也甚矣予旣至

遂申舊章以端其本專責任以要其成立條教以飭其令分四時以裕其掣均蕩地以定其業防姦慝以懲其害變通損益以酌其宜俾上無暴徵下無罹罪推而行之庶獲裨益於萬一也越明年事竣志之以俟來者復謀之董學陳憲副檄教諭張士讓訓導張僧領其事弟子員虞元良輩六人贊之而予裁定焉書凡若干卷自夫制度與制詔與疏議與評論與物產鹽官禁約與通商恤竈事宜參考互訂挈綱列目踰月而志成後之君子妙化裁之機者固無俟於陳迹然畫一之法千萬世

不敢自肆焉者一覽無遺未必無所補也予不佞序此以紀歲月命運使黃行可同知舒柏公同楊麟夏祿官朝等壽諸梓

兩浙鹺規類略序

明韓介

大易謂利爲義之和而夫子又以因民之所利爲美政則利可諱言哉特因天地自然之利定爲經制以佐國用以奠民生非若籌贏奇要困急如賈豎者流也往余薄游江北兩淮鹺政頗聞其概及奉命直浙自謂有程式可據迨入武林歷稽成牘較之淮法若冰炭方員之

不相入也於是查舊制酌新規事有兩可卽批之鹺司  
議焉司長貢君練達精敏熟諳故實一切利弊與除若  
燭照數計論列規畫悉中窾窵久之輯爲一書曰鹺規  
類略予覽而嘉之蓋鹽法無異術其要在裕國通商便  
民宜竈而已中所開陳四端曲盡考諸往牒汗漫者苦  
於詳閱之難周而徑約者又拘於事宜之未悉皆不足  
以示則也茲詳而有體簡而靡遺一展閱之而良規弊  
竇較若列眉掌鹺政者得是而爲之措注則額稅易完  
商民不病諸竈帖然可納之熙恬矣是書也乃經國治

世之權輿卽望賢復出曷可云廢爲允其所請而命之梓

兩浙鹺規類略序

明 王業宏

不佞自乙未冬陞辭迄今再歷寒暑始得代所釐舉鹺務若而條檄所司付劄彙載往籍事竣所司以序請因進而告曰天下有迹若相背而實則相成者不可以不察也何則天地生鹽以利國而國不能自利責稅於賈猶國不能自耕而徵賦於農必賈有餘財而後國無逋賦猶必農有餘粟而後國無逋徵古人列四民而比

賈於農非無以也然歲祲則有蠲有賑國家恤農之意  
蒸蒸焉至於大浸則亭場陷沒恆暘則輸稅艱危猶祲  
歲然而鹽稅歲供大司徒不少假是賈與農同爲國利  
而不能同被國恩已無幸矣柰之何有視爲奇貨者恣  
爾苞苴姦爾權量惟務飽其眈眈而不念賈之肥瘠有  
視爲異籍者峻法深文刻情竭澤惟務見其矯矯而不  
念賈之疾疴是兩途者以爲此賈耳先王崇本抑末庸  
何傷而不知國資於鹽鹽資於賈賈之休戚國之盈絀  
繫焉今所釐舉者惟求利賈以利國而不然者法雖詳

格不行也蓋操利權者貴導而布之不貴專而持之導而布之者利若在下而其究在上專而持之者利若在上而其敝在下所謂迹若相背而實則相成者是之謂哉易曰損有孚元吉无咎言損之爲益也至於管子以鹽筴興齊而其言亦曰夫知與之爲取者爲政之寶也不佞治易且管子之鄉人故爲茲說而證之以此

兩浙鹺規類略序

明葉永盛

兩浙之有鹺司所從來遠矣鹺之政著爲令當事者臚而彙鈔之命曰鹺規然時亦多損益遠姑無論卽如慶

歷間凡幾庚殺青其所疏白其所調劑代易人人易指  
矣則安所畫一而規規云乎哉余曰否法固有一成不  
變者如匠氏之規懸倕與族工共之逮於運斤執斧雖  
不無甘苦疾徐乃其不變者自如耳今天下利疇則嗇  
爲最人情鶩利若奔無制則亂法固所以約其情而使  
不亂故曰規設不可欺以員夫嗇亦猶是也欲無涯而  
制有涯要以足國便民不整商不病竈如是而法惡可  
廢哉國朝筦鹽筴以佐邊儲而浙居十二其中經畫種  
種悉已犁然相延二百餘年亾敢或蹊整非不欲爲異

則已有法存此所稱蕭規而曹守也獨柰何有今日乎  
竭澤者無剩魚傾筐者無剩葉一人操議數十人從而  
撓之苟足快心規於何有乃不知法窮而技亦窮藉第  
令公輸削墨輪扁引繩其無當於用也明矣茲復以規  
蓄木規則曷裨於齷而又非也器有時窳詰匠不易程  
政有時靡盡臣不改轍夫治天下之終不可去法微獨  
齷也明主憂時絀而一切從權宜寧以此爲訐謨定命  
哉幾幸天牖其衷幡然一旦則具有祖宗之成憲在齷  
行而斯所云齷規亦與俱行耳其誰敢復姦之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嗟夫余不佞竊兢兢抱茲爲芹梟矣

訂正兩浙鹺規序

明楊鶴

鹺規類略始於淄川韓公至關中牛公加詳其後當事者各有沿革每奉差事竣輒加改削名爲剗修近日廢不修者七八年於茲矣余心欲修之恐一落姦胥之手陰與黠商爲市或衙門中所不便者反至盡去其籍乃手自校閱參以行鹽事宜往復裁定取司中一一習鹺事者喚集雲間耳提面命彙凡數易然後輯之成書分爲邊商內商票商場竈等十項使有眉目可考如季掣

之規掣摯之法州縣之考成場課之徵解禁戢私鹽優恤窮窳視昔加詳焉雖然此非一成不變之書也補偏救弊隨時斟酌存乎其人然有可變者有必不可變者可變者變而通之不可變者令之期於必行禁之期於必止是亦思過半矣

西戎沿革磋商序

明韓浚

鹽乃民之所利無異布帛菽粟然卽銖兩而較之又畏壘而防之無乃已甚獨計國家設磋商策佐邊之疆之域以衛吾民業成經賦則政令在焉而理財聖人不廢且

既奉簡書受直怠事與浮與沈夫亦安用此督鹺直指  
爲也余以己酉二月受事時查運司壅引至二百八十  
餘萬負邊價至二十餘萬上委其轡下抉其銜引銷不  
前邊計日箝蓋官與民交玩而公與私亦俱困從來遠  
矣余是以策駑礪鈍不厭煩聒三令而五申之更條畫  
便宜數事以奏雖挂一漏萬亦庶幾殫吾一時心力之  
所至而已惟是議法於法弊之後其道尚革而一時更  
定難在畫一則張弛因乎時損益隨乎勢是在後之君  
子余於庚戌八月將受代因念鹺志鹺規等書大半漫

漻不可稽考卽十年內近事亦無復存終歲執途之人而問之茫如也余用是將期月所行檢其關漻計者合奏疏彙爲一冊題曰酉戌沿革漻略以俟後之人得緣而損益焉

兩浙漻志漻規總序

國朝 呂猶龍

聖人教天下讀書明道以經濟學術存諸心而發諸政發諸政而見諸言政之有志猶國之有史所以傳久遠垂世教也然制禮作樂立綱陳紀數大端固爲有國所首重而理財致用亦爲王政所不

廢故書稱海濱廣斥厥貢鹽絺易謂以美利利天下且山澤不禁三代共之鹽之爲利本出以天地之自然齊管仲開之於先桑孔劉晏輩繼之於後皆運之有道取之有度上以裕國下以仁民也兩浙煮海昉自漢孝惠時由來舊矣千百年間學士大夫秉是政而董其事者不知凡幾宜其制度精詳立法美備卽因革損益不無時有變通約其大較不外體國經野恤商惠竈而已余自戊子冬奉天子命理齏三吳才識淺陋夙夜冰兢以覆餗是懼竊

念兩浙爲東南財賦重地而鹽課又爲

國家理財鉅任法久禁弛政寬人玩其利何以興而  
條教不煩弊何以革而姦僞不作以仰副我

皇上仁覆如天節用愛人至意于是芟蒐舊典博采老  
成得兩浙鹺志若干卷鹺規類略若干卷披而閱  
之則見論列規畫定爲經制佐國用奠民生釐然  
秩然有條有井雖時代遞遷而綜理無異勝國之  
遺規與我

朝之令典有隱相爲合者至別王章也首之以制勅

裕國課也責之以轉運飭官箴也重之以臺臣明  
國法也申之以禁令其所以彰勸懲而見才猷也  
則章奏文藝畢載焉噫志之所繫綦重矣余也世  
承清白性復耿介視事以來防姦懲慝必出以嚴  
酌盈濟虛必求其當簿書必以其時撫恤必周其  
隱無藝之徵求不敢以擾無端之刑賞不敢以濫  
非通商惠工息事寧人之舉不敢萌諸念慮朝稽  
夕考其志之爲益有以勗我不逮第兩浙巇志勦  
於有明嘉靖戊戌至萬歷甲寅御史楊公參酌考

證復輯而新之迄於今已百有餘載矣梨棗剝落  
字畫模糊不禁有殘編斷簡魯魚亥豕之歎孔子  
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古聖賢之用心無不以文獻爲重是志也卽古之  
太府漢之平準也安可聽其殘缺而不爲之一顧  
意耶爰命工人亟取而梓之庶不至凋蝕殆盡亦  
可以垂諸不朽云若夫我

朝之寬仁惠政恤商愛民本天以出治因時以制宜  
爬剔利弊規爲盡善誠亘古所未有豈有明一代

之政所能彷彿哉當另輯成書以昭示天下萬世故未及為參考而互訂焉

崇文舫課序

國朝程光祿

道西湖有可師事者五於兩隄慨然想見白蘇之風烈焉徘徊棲霞嶺下則武穆之肌理如生也惟孤山有陸祠吾於是謁忠讜之面乎至乃過少保墓而展諸先生又冉冉入夢矣是皆可師事者也而吾郡之遊學於浙者獨取紫陽朱子而尸祝之何日以崇文也紫陽繼程氏之絕業集諸儒之大

成可以謂文諡不浮行自按鹺直指葉公首創書院以立斯社明理學於斯辨氏族於斯至今榱桷不翦牲醴益虔蓋數十有餘年矣若夫因之以講事者則自吾又生兆夢數子之以舫課始舫之爲言者舫也質言之也每春秋之中擇良日畢羅湖之大小舟大者五六小者視大者倍以十社之人麋造紫陽祠釋奠焉奠畢受題揖以出出則各就小舟蕩漾而去或藏豐葑之汀或泊垂楊之岸少焉鼓奮角鳴而咸集於大舟則文莫敢不成司事

者受而積之而又彙其平居所著述謂之遙課亦受而積之於是遂觥籌交錯而散蓋歲以爲常也得文富矣優可成書以問世世之讀是書者凡吾鄉敦仁講讓之風明道服古之節皆於是乎在又不徒春華之可採而已此觥課之所爲繼崇文而加厲也獨余所慚者每社之舉數以病不能至偶一至而止奏中庸一義乃欲從諸子之後而問國門之役諸子譬如選璧崑臺揀珠合浦而余真特操篋人一敝帚以爭千金價也不大爲西湖笑哉

引

重修兩浙鹽志引

明王圻

昔在穆宗朝余承乏桂下嘗奉敕巡視長蘆鹽政因知鹽筴固利之藪而亦弊之叢也利之所在固足以裨軍國弊之所在亦足以蠹商民匪志以志之卽有操與除之柄者不苦於文之無徵乎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志固已成之吏也兩浙舊有志然剗於嘉靖戊戌至今已七十餘禩歲久因革損益皆漫漶不可考所可知者惟前後諸侍御齟規類略西戌沿革與行鹽事宜三書

而已余不佞雅意欲續貂而利弊未鏡捉筆輒止歲在甲寅會武陵弱水楊公祖來視鹽政釐正舊典爬疏積滯爰詢掌故嘅焉未備因出舊志及三書俾余纂輯以備參考余遂采其要約綴入各款而題之曰重修兩浙離志成弱水公祖意也卷故十有四茲復益其十目故十有三茲僅仍其七中間差次更易者又半之蓋因類附見故不復舊貫之仍也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今引票之損益價值之低昂課額之盈縮徵解之緩急商竈之疾苦犁然具載倘有補偏救敝之思此固其

一鑑矣弱水爲名御史簪筆螭頭敷陳忠讜無一非國  
家大計而條議鹽政一依賢良文學不顯顯效東郭咸  
陽開利竇信確然足爲萬世法已昔崔浩在元魏朝論  
事嘗賜御縹醪水晶鹽曰味卿言如此鹽酒弱水之訄  
謨碩畫誠類是故癸甲二歲頒布章程悉與西戎鹽規  
並入以傳不朽蓋皆采諸商民所途謳巷頌者而非阿  
私所好也

跋

兩浙齋志舊跋

明  
陳 儒

或問於廣陽陳儒曰夫鹽政其先王之制也與哉曰然曰古有鹽鐵均輸其猶有先王之遺意也與哉曰否然則謂是志爲王制也如之何曰昔有夏氏之有天下也厥貢鹽絺成周以其膳羞以待戒令以御賓客以其百事蓋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遐哉邈乎先王之制其存於後世者幾何哉我明御極體國經野慎德務施蓋思以唐虞化天下者竊嘗伏讀列聖之謨乃仰而歎曰懿哉淵乎帝王之所以仁天下者其在茲乎是故慮民力之靡舒也故設之以轉運慮官箴之靡飭也故

糾之以臺臣慮國是之靡定也故參之以章奏慮命令之靡嚴也故重之以王言要之任土作貢通商惠工庸以圖安天下云爾謂是爲帝王之政也非與古道日遠而先王之意寢失是故鈞譽者崇羨厲禁者駸民誣上者闕德嗟乎闕德則悖駸民則殘崇羨則竭吾懼先王之治之不可復見也侍御劉公祇奉明命按部於浙正度飭憲約已裕民亦猶行古之道也夫越明年底績乃取諸往事采諸搢紳爲志蓋將以垂久遠昭鑒戒也是故觀制敕則王章明矣觀地利則物產昭矣觀國課則

民力紓矣觀禁令則國法嚴矣觀奏議則國是定矣觀  
文傳則勸懲備矣於戲志之義大矣哉儒不佞樂觀志  
之成也敢序之末簡

考

鹽政考

明 李廷機

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今天下稱  
邊計最急蓋數十年來謀臣借箸計司持籌曷嘗不攷  
攷邊計也而邊計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考  
國初置轉運提舉為鹺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

河東山東閩粵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  
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有竈貯有倉課有  
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  
騰價焉則邊利也令商自爲辦而國不聞輸將之費士  
飽馬騰捍圉強固則國利也蓋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  
八分爾粟二斗五升爾至輕也所司開給無畱行商人  
且輸粟夕受鹽券交於左筐盈於右至便也禁食祿之  
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  
至嚴也竈丁給滿地給草蕩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

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蓋國家鹽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美善矣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價開中越次放支是居貨罔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鹺司也自度支葉淇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儲資於內帑商蹟絕於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卽有至者所入甚寡坐

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竇之開也自宏正間始也  
或勦戚恩賜或權倖請託皆予以餘鹽容其夾帶而復  
有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剩堆積名曰所鹽一似供權  
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自守支  
始也次同貫魚繁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今  
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竈丁之困自總催始也  
場蕩歸其兼并鹽課爲其乾沒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  
而已分業蕩然丐貸爲生欲無逃亾不可得也乃額鹽  
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至七錢五分重矣

而且配支有賣窩有科罰有勸借費殆不支是以鹽價踴貴而人競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曰挾餘鹽者絞貨私鹽者絞將能行之乎行之而必卽竈丁枵腹以斃不然卽爲變行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爲姦人橐中裝不可得也今江淮間鹽徒高檣大船千百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如一方有警如此曹者乘變而橫擊吾何以禦之故鹽政之不修愚恐其患不獨邊計且移之社稷

也嗟乎利弊之懸洞若觀火祖宗之法覲若畫一藉令  
在事者深考而善提衡之何有於區區鹽政哉愚謹考  
其始末詳其變遷以俟司國計者鏡焉

說

鮑郎海沙場鹽課時宜說

國朝

彭孫貽

前代鹽利之博實權輿於鈔法鈔法不行無因致  
米牢益無資竈戶多徙業俗不尚本富地力不盡  
水鄉膏沃委之菅茅上與下俱絀富國者無策顧  
以小惠爲大計盡落水鄉之籍以蕩派諸民而代

其課田畝加賦二千金民始爲竈受其弊矣官又爲代收千八十兩之稅解鹺司縣又不勝其弊矣始議歸水鄉之蕩并給濱竈更加田賦千八十兩代竈稅民累益深乃海沙願得蕩鮑郎不願也又爲包補鮑郎四百六十金更以徭銀三百九十兩抵兩場之課合之前銀代辦三千九百金兩場之課無幾矣鹽司官吏工腳之俸廩出於縣者又數百金鹽之利國者寡害民者多鹽政之不修未有如前代之甚者也

國家開辦鹽課稍增終不抵民糧代辦四千金之數  
今之煎鹽不必皆竈戶瀆地山蕩竈戶盡佃諸民  
坐收其租地利日闢上者爲良田次者種菽麥瓜  
菘竈無憂米矣兩場草蕩一丁多者三十畝少者  
不下二十畝熟者分三等增稅自三分至一分五  
釐解運司視田稅不及三分之一竈丁所得蕩租  
多者一兩少不下八九錢瀆地之佃與人歲復得  
租銀二三錢每丁鹽司之額不過二錢有奇嚮惟  
責其煎辦每丁歲納鹽三千六百斤之多故給瀆

地草蕩以贍之今鹽課大半出民田竈丁二三錢之課涵地所入辦之有餘乃予之草蕩竈擅無稅之租田出無鹽之課是優末而耗本也今欲變通其計足國以富民莫若盡籍涵地柴山草蕩於有司荒熟各自爲里輪充其役計畝定稅如民田以畝爲額不以丁爲額兩場耕熟之蕩海沙可得四萬畝鮑郎可得三千畝畝稅視民田五六分可得三千金其未墾者畝稅三分兩場九萬畝可得二千金抵兩場課額之外尚餘二千金以鹽課之帶

徵仍還之竈民力少寬而國課亦裕蘆瀝所已試  
何不仿而行之也至於溫台寧遷徙無徵之額攤  
派於鮑郎海沙二場三百三十兩有奇海禁已弛  
徙地已歸故業則原攤之額外宜還之三郡夫兩  
場之本課推而諉之民他郡之無徵代而承其敝  
鮑郎海沙諸竈今何默默也

海沙場釐弊說

國朝

樊維城

明初竈戶辦鹽官給溷地草蕩及工本鈔銀以爲  
之資草蕩薪採有限全賴鈔米後鈔法壞工本無

出竈丁徙業者以涵地草蕩賣之人生息抵課而  
家於水鄉稱水鄉竈其仍居海濱稱濱海竈者僅  
餘三之一焉昔之名臣如周文襄者來巡海上亦  
姑隨順人情免水鄉之煎辦而令其代出鈔米以  
給濱竈乃米實難辦法終不行迨彭公韶巡視憐  
其困弛之爲民水鄉盡得落籍而應辦鹽斤則帶  
民糧徵銀解運司本縣田畝始有二千三十兩之  
加民代水鄉竈受累此時水鄉竈所遺草蕩若卽  
歸并濱竈猶可計草價以派鹽斤少損民田帶徵

之數乃官與徵銀一千八十兩解運司代之繕集  
至前任夏始議并給濱竈失之已晚顧又予之蕩  
而貫之草價反將此一千八十兩者帶徵於民糧  
復以兩場爲惠不均更包補鮑郎四百六十金以  
均之合前共三千五百餘金而此外徭銀抵課本  
縣及嘉平二縣代解者復有五百五十兩之多重  
疊包賠不一而足於是兩場課銀盡皆民爲竈出  
至竈戶一丁所收於蕩戶多者每歲一兩餘少者  
亦不下八九錢而滷地之佃與人者又可得銀二

三錢不止至間竈丁所納於官者每丁歲額實不  
過二錢有奇向惟責其煎辦每年每丁須納鹽三  
千二百斤值銀七八兩之多故給之草蕩給之工  
本米優厚如此今因工本米不給鹽課俱帶徵於  
民糧止責其納銀二錢有奇矣此卽涵地之入足  
以辦之有何困而必優厚之也乃空擲此蕩以與  
之令歲享草價之厚入豈非當事者失於籌及相  
沿冒濫未裁乎抑鹺司胥吏畱此以取分於竈蕩  
故相隱而不發至今乎總之海上煎丁皆非眞竈

今莫若以蕩戶姓名籍之於冊立限徵收解之運  
司編排直捷徵銀自易正不必令多人與於其間  
恣其中飽而無益於國也斯議也不知者以爲扠  
說而實非扠也蘆漚已先行之矣考之兩浙鹺規  
載萬歷四十二年蘆漚場趙志奎等建議照蕩僉  
役毋沿照丁給蕩之空名鹽院楊以爲不易之論  
將蕩戶名下實查蕩產畝數按籍僉差其貧竈之  
有丁無蕩者盡免其役因以其法入之復命疏中  
至今蘆漚稱便夫蘆漚亦海邑析之平湖者也三

場繡壤相錯事同一體蘆漑可行海鮑獨不可行  
乎但行之則於國於民便於姦竈有不便耳夫立  
法而欲使小人稱便欲使小人無梗千古無有深  
於計者要在獨斷獨行而不爲所撓阻斯得矣

欽定重修兩浙鹽法志卷二十八終